

支书推着车子，不~~由~~<sup>由</sup>得~~又~~<sup>又</sup>回到~~那~~<sup>那</sup>条~~河~~<sup>河</sup>上的小木屋。这是支书第一回来小木屋，~~他~~<sup>他</sup>站~~在~~<sup>在</sup>第~~一~~<sup>一</sup>个人，眼睛很大，两道眉毛浓黑浓黑而且中间几乎都连接着。如果他从鼻子以上看，绝对是挺帅气的，可他嘴却是吹火状，下中挑到不~~开~~<sup>开</sup>，一下子使整个人显得很小，像一个人物像分

贾平凹 著



# 古炉

长篇小说系列

贾平凹 原本

道，况且他习惯了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那一类的话，类似这些词他总说不顺溜，他说：你这小伙子……。黄生红说：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战士！支书说：是红卫兵，是战士，但是……。黄生红说：文化大革命的字眼里没有但是！支书说：古炉村有党的一级组织，我是支书，我决给党守着这块地方。公社的书记给我说，我，的书记你认识吗？黄生红

原本  
贾平凹

长篇小说系列

# 古炉

贾平凹 著

漓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炉 / 贾平凹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2.8

(原本贾平凹·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5407-5759-5

I. ①古…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8968号

## 古 炉

---

作 者 贾平凹  
总 策 划 李朝晖  
统 筹 石绍康 覃亚仄  
责任编辑 郭金珠 刘香玉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36.75  
字 数 67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759-5  
定 价 50.00元

---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出版说明

“原本贾平凹”系插配原始手稿的贾平凹代表作品的选本。“原本”不是通常意义的“全本”，也不是“未删节本”的概念，它是采用部分原始的手稿与现在的成书相应映衬，让读者能够在参照中读出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即文学创作最初的萌动与直觉，领略作者语言艺术的锤炼技巧，还可以在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作者书法艺术的气韵流动、触处生春的一种特别的版本形态。

于当今文坛、书苑，贾平凹可谓两栖圣手，但现有已付梓的文本让我们只是看到经典文本的结果，而看不到经典文本具体形成的过程——“原本”则让我们既看到结果还能看到这个结果孕育的过程。原始手稿是粗糙的模糊的，原始手稿与现在的成书也不完全对应契合，但原始手稿是经典作品的胚胎和温床，手稿里的涂改增删潜藏着作者内宇宙的丘壑万千、波诡云谲。

慢慢走，欣赏啊。

# 古 炉

贾平凹

## 冬 部

狗尿苔怎么也不明白，他只是爬上柜盖反去墙上闻气味，木橛子上的油瓶竟坐倒了。

这可是青花瓷，一件老货呀！谁说她嫁到古炉村的时候，家里装豆油的就一直用这瓶子，这瓶子的成色是山上的窑场一百年来都再烧不出来了。狗尿苔是放稳了方几的，在方几上又放着个小板凳，才刚爬上柜盖，墙上的木橛咔嚓就断了，眼看那瓶子掉下去，成了一堆瓷片。

她在门槛上梳头，她的头发还厚实，但全白了，梳一会就从梳子上取下一些脱发，绕一绕，塞到门框边的墙缝里。墙缝里已经塞有一团一团头发的窝子，带着自行车上架着货筐的铃声在村口的石狮子前一下

啲，他佢舒舒着去换炆锅糖了。咁嘅一响，湛问：咋啦？狗屎荳说：油瓶冇啦。湛头上还别着梳子跑进来，顺手舒舒的拿帚打他。打一条帚，佢见地上的一滩油，忙用手去抹碟子里拖，拖不净，舒舒指头沾，沾上一桌了便刮在碟沾上，直到刮得不能再刮了，油指头又在狗屎荳的嘴上一抹。狗屎荳伸舌头舔了。湛说：碎爷呀，就这臭油了，你给我打了？狗屎荳说：我去闻气味，它就掉下来了。湛说：闻啥气味，哪儿有啥气闻？！狗屎荳说：有气味，我闻到着一种气味。

已经是好些日子了，狗屎荳总是闻到一种气味。这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的气味，怪怪的，突然地飘来，有些象樟脑的，桃子腐败了的，薰的，醋的，还有些象文文白粉似的，呢，就那么的混合着，说不清的味道。这些气味是从哪儿来的，他到处寻找，但一直寻不着。

湛说：你是不是鼻子烂啦？狗屎荳的鼻尖被揪起来，鼻腔里痒痒，湛擦了一把鼻涕，揩在鞋底上。狗屎荳说：我就是闻到着有气味，我以为它是从墙上来的。湛去了房中望墙，墙用白土刷得白白的，柜子上方才贴着毛主席的象，而旁边就是搁油瓶的

木橛，木橛齐根断了。渡楞了一下，却说：闻气味就撞瓶子？狗屎说：我没撞，它自己掉的。渡说：你还撞，你给我撞！条帚又打起来。渡打一下，狗屎就跳一下，渡孙俩在脚地转圈。条帚打在狗屎的屁股上，狗屎用手去护，条帚就打在于上。猫躲在条腿下，说：啊疼，啊疼？狗屎把猫踢了一脚，没成疼。渡说：打你你还不跑？狗屎这才往门外跑。渡还攥着打，其实她已经把条帚朝狗屎的屁股上地上打；狗屎都跑到巷口了，渡仍在舒条帚打着隐门框子响。

那一日没下雨，也没风，几天前的落叶全扫到巷道两边的排水沟里，叶和泥搅在一起，踏上去噼啦噼啦响，并不湿鞋。但渡墙上的屋檐沿上挂满了冰锥，时不时有掉下来的，端正落在泥叶堆上。狗屎的腿短，需用力地甩着胳膊才跑得快，巷口的杜仲树就剧烈地摇晃了。这是狗屎家的杜仲树，他以为是他的身子摇晃才觉得树在摇晃，但刹住脚步，杜仲树还在摇晃，把天磨得咯吱咯吱地响。

树下踉跄着一堆人，有田芽，有长宽，有秃子奎，还有灶火和跟后。杜仲树是一层皮的夏天过去了，冬天

却是这般地冷，石头都冻成了糍粑，他们是担屎水给  
生产队搅和了一堆粪后就全歇了，歇下来用嘴哈着手。  
太阳虽然还在天上，却是一身既红的颜色，嘴里哈出  
的热气是一团一团白气，每个嘴都哈了，白气就腾起来，  
象揭开锅盖的一瓶肥皂色白蒸气，或者，象牛尾巴一  
抖，抖下来的几疙瘩牛屎。

护院的老范和引远在山门前吵架，可能是引远上个月  
前借过护院他老范的一元八角钱，引远说他欠就还给  
了，护院他老范说根本没有还，两个人就吵呀吵，已经  
半天了，吵得没结果。树下的人没有去劝架，其实是不知  
道该怎么劝。总算巷道里谁家的小孩们，大人在喊  
狗：哟，哟，哟——！本来要喊的是老顺家的狗，那  
是最大最威风之狗，而别之小之丑之狗都竖着耳朵跑动，  
说着：来了！来了！狗叫得很碎很急，就成了一片嘈杂之声。  
引远和护院他老范的吵嚷也驻了声。老顺家的狗踏  
着步子出来了，它的骨架大，毛皮厚，象披着一块被子，在三岔  
巷头拐过头，只喊一声：汪——！拖音特别长，所有的狗就  
闭嘴，夹起尾巴避让了。

村子里突然间没有了响动，树下的人一时倒觉得无聊，  
吃烟的吃烟，打盹的打盹，安分静开了怀在棉袄里捏

秃子。秃子金靠在杜仲树蹭痒背，先是冲着前边巷中一家灶房屋顶的炊烟，烟是兰色的，端头往上长，后来就歪了，软得象水中的草。他也有臭昏之秋哩了，当叽哩哇啦地跑过来了狗屎菇，立马快活起来，叫：狗屎菇，呀，狗屎菇！

狗屎菇毕竟是有大名的，叫平安，但村里人从来不叫他平安，叫狗屎菇。狗屎菇原本是一种蘑菇，有毒，吃不成，也只有指头蛋那么大，而且还是狗屎过的地方才生长。狗屎菇知道自己个头小，村里人在作贱他，就先讹妄这以叫他他就恨谁，可村里人都这么叫，他也认了。

秃子金说：狗屎菇，你湿又给你脱皮了？

狗屎菇睁着半个眼睛冲秃子金，他不喜欢秃子金，说：秃子！

秃子金是个真秃子，头上没有一根毛，秃子金说：你访啥？！

狗屎菇说：秃子——金叔！

秃子金不仅是秃头，醒过半秃后常喊着腿疼，不知从哪儿听说杜仲树能治腿疼，就常倚靠过杜仲树皮做膏药。狗屎菇是骂过他，他不敢再割树皮了，却一有空就来蹭痒背。秃子金见狗屎菇不但不把他叫叔，反叫骂了，越发使劲地蹭杜仲树。狗屎菇似乎觉得半空中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坚硬而堵，把杜仲树摩擦得疼。他走过去把秃



## 冬 部

## 1

狗尿苔怎么也不明白，他只是爬上柜盖要去墙上闻气味，木橛子上的油瓶竟然就掉了。

这可是青花瓷，一件老货呀！婆说她嫁到古炉村的时候，家里装豆油的就一直在这瓶子，这瓶子的成色是山上的窑场一百年来都再烧不出来了。狗尿苔是放稳了方几的，在方几上又放着个小板凳，才刚刚爬上柜盖，墙上的木橛咔嚓就断了，眼看着瓶子掉下去，成了一堆瓷片。

婆在门槛上梳头，她的头发还厚实，但全白了，梳一会就要从梳子上取下一些脱发，绕一绕，塞到门框边的墙缝里。墙缝里已经塞有一小团一小团的头发窝子，等着自行车上架着货筐的来声在村口的石狮子前一吆喝，他便能拿着去换炆锅糖了。哐啷一响，婆问：咋啦？狗尿苔说：油瓶掉啦。婆头上还别着梳子跑进来，顺手拿门后的笤帚打他。打了一笤帚，看见地上的一摊油，忙用勺子往碟子里拾，拾不净，拿手指头蘸，蘸上一点了便刮在碟沿上，直到刮得不能再刮了，油指头又在狗尿苔的嘴上一抹。狗尿苔伸舌头舔了。婆说：碎爷呀，就这点油了，你给我打碎了？狗尿苔说：我去闻气味，它就掉下来了。婆说：闻啥气味，哪儿有啥气闻？！狗尿苔说：有气味，我闻到一种气味。

已经是好些日子了，狗尿苔总是闻到一种气味。这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气味，怪怪的，突然地飘来，有些像樟脑的，桃子腐败了的，鞋的，醋的，还有些像六六六药粉的，呃，就那么混合着，说不清的味。这些气味是从哪儿来的，他到处寻找，但一直寻不着。

婆说：你是不是鼻子烂啦？狗尿苔的鼻尖被掀起来，鼻腔里都好，婆擦了一把鼻涕，揩在鞋底上。狗尿苔说：我就是闻着有气味，我以为它是从墙上来的。婆看了看中堂墙，墙用白土刷得白白的，柜子上方贴着毛主席的像，而旁边就是挂油瓶的木橛，木橛齐根断了。婆愣了一下，却说：闻气味就撞瓶子？狗尿苔说：我没撞，它自己掉的。婆说：你还犟，犟，你给我犟？！笤帚又打起来。婆打一下，狗尿苔跳一下，婆孙俩在脚地转圈圈。笤帚打在狗尿苔的屁股上，狗尿苔用手去护，笤帚就打在

手上。猫钻在桌腿下，说：啊疼，啊疼？狗尿苔把猫踢了一脚，没喊疼。婆说：打你还还不跑？！狗尿苔这才往门外跑。婆还撵着打，其实她已经把笤帚朝狗尿苔的腿后的地上打；狗尿苔都跑到巷口了，婆仍在拿笤帚打着院门框子响。

那一日没再下雪，也没风，几天前的落雪全扫到了巷道两边的排水沟里，雪和泥搅在一起，踏上去嘎啦嘎啦响，并不湿鞋。但院墙的瓦槽沿上挂满了冰锥，时不时有掉下来的，端直戳在泥雪堆上。狗尿苔的腿短，需要用力地甩着胳膊才能跑得快，巷口的杜仲树就剧烈地摇晃了。这是狗尿苔家的杜仲树，他以为是他的身子摇晃才觉得树在摇晃，但刹住了脚步，杜仲树还在摇晃，把天磨得咯吱咯吱地响。

树下圪蹴着一堆人，有田芽，有长宽，有秃子金，还有灶火和跟后。热得能蜕一层皮的夏天过去了，冬天却是这般的冷，石头都冻成了糟糕，他们是担尿水给生产队搅和了一堆粪后就全歇下了，歇下来用嘴哈着手。太阳虽然还在天上，却是一点屁红的颜色，嘴里哈出的热还是一团一团白气，每个嘴都哈了，白气就腾腾起来，人像揭开了锅盖的一甑粑包谷面馍馍，或者，是牛尾巴一乍，扑沓下来的几疙瘩牛屎。

护院的老婆和行运在山门前吵架，可能是行运在几个月前借过了护院他老婆的一元八角钱，行运说他不久就还给了，护院他老婆说根本没有还，两个人就吵呀吵，已经半天了，吵得没结果。树下的人没有去劝架，其实是不不知道该怎么去劝。总算巷道里谁家的孩子屙下了，大人在喊狗：哟，哟哟，哟——！本来要喊的是老顺家的狗，那是最大最威风的狗，而别的小的丑的狗都耸着耳朵跑动，说着：来了！来了！狗的话很碎很急，就成了一片嗡嗡轰响，行运和护院他老婆的吵嚷也住了声。老顺家的狗踏着步子出来了，它的骨架大，毛皮更大，像披着一张被子，在三岔巷头扬起头，只喊一声：汪——！拖音特别长，所有的狗就闭嘴，夹起尾巴避让了。

村子里突然间没有了响动，树下的人一时倒觉得无聊，吃烟的吃烟，打盹的打盹，要么解开了怀在棉袄里子里捏虱子。秃子金靠在杜仲树上蹭脊背，先是看着前边巷中一家灶房屋顶的炊烟，烟是蓝色的端端地往上长，后来就歪了，软得像水中的草。他也有点昏昏欲睡了，当叽里呱啦地跑过来了狗尿苔，立马快活起来，叫：狗尿苔，呀呀，狗尿苔！

狗尿苔毕竟是有大名的，叫平安，但村里人从来不叫他平安，叫狗尿苔。狗尿苔原本是一种蘑菇，有着毒，吃不成，也只有指头蛋那么大，而且还是狗尿过的地方才生长。狗尿苔知道自己个头小，村里人在作践他，起先谁要这么叫他他就恨谁，可后来村里人都这么叫，他也就认了。

秃子金说：狗尿苔，你婆又给你熟皮了？

狗尿苔睁着半个眼睛看秃子金，他不喜欢秃子金，说：秃子！

秃子金是个真秃子，头上没有一根毛，秃子金说：你说啥？！

狗尿苔说：秃子——金叔！

秃子金不仅是秃头，娶过半香后常喊着腰疼，不知从哪儿听说杜仲能治腰疼，就曾偷割过杜仲树皮做膏药。狗尿苔是骂过他，他不敢再割树皮了，却一有空就来蹭脊背。秃子金见狗尿苔不得不把他叫叔，便得意了，越发使劲地蹭杜仲树。狗尿苔似乎觉得半空中不是什么都没有，是坚硬的墙，把杜仲树磨得疼。他走过去把秃子金往旁边推。

狗尿苔说：你不要蹭树。

秃子金说：蹭树又不是蹭你！

狗尿苔说：这是我家的树。

秃子金说：我就蹭啦！

狗尿苔推不动秃子金，拿了头去撞，他的头只撞在秃子金的裤带上。秃子金并没有恼，竟然摸了狗尿苔的头，说：啊，狗尿苔呀狗尿苔，咋说你呢？你要是个贫下中农，长得黑就黑吧，可你不是贫下中农，眼珠子却这么突！如果眼睛突也就算了，还肚子大腿儿细！肚子大腿儿细也行呀，偏还是个乍耳朵！乍耳朵就够了，只要个子高也说得过去，但你屎高的，咋就不长了呢？！

这让狗尿苔更生气了，用力地把秃子金的手拨打到杜仲树身上，说：我不愿长，咋？！

秃子金说：这碎臊<sup>①</sup>，你凶得很！

狗尿苔咬自己牙，他一咬牙两只耳朵就动。

秃子金说：咦，咦，是不是想戴帽子呀你凶？

秃子金所说的帽子并不是他头上戴着的那顶蓝帆布帽子，也不是牛铃头上戴着的火车头翻毛帽子，他是在说政治帽子。狗尿苔最忌讳谁说帽子，因为古炉村原本是没有四类分子的，可一社教，公社的张书记来检查工作，给村支书朱大柜说：古炉村这么多人，怎么能没有阶级敌人呢？于是，守灯家就成了漏划地主，守灯他爹一气得鼓症死了，地主成分的帽子便留给了守灯。而糟糕的还在继续着，又查出狗尿苔的爷爷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后，四九年去了台湾，婆就成了伪军属。从此村里一旦要抓阶级斗争，自然而然，守灯和婆就是对象。婆在家里骂爷爷：天杀的老鬼呀，早早挨枪子死了倒好！狗尿苔问婆：我也是伪军属吗？婆说：你没帽子。狗尿苔说：会不会也给我戴呢？婆说：有婆戴哩，我娃不怕。狗尿苔说：那婆死了呢？婆一把将狗尿苔抱在怀里，说：婆不死，婆就不死！

狗尿苔相信婆永远都会活着，婆也就一直给狗尿苔剃了光头，再冷的天也剃光头，使他见不得了谁戴的任何样的帽子，也听不得了谁说任何样的帽子。

狗尿苔说：你才戴哩！

① 臊：音sóng，陕西方言，骂人的话，精液的意思。

秃子金是戴着帽子，他刚刚把帽子卸下来挠头，头上的疮掉了痂，红哈哈的像烤过的柿子。田芽和灶火就哧哧地笑，他们全晓得以前的秃子金从不戴帽子，嫌痒，娶了半香后却冬夏要捂个蓝帆布帽子，连晚上睡觉也不卸，因为不戴帽子半香就不让他到枕头上来。

秃子金便恼羞成怒了，说：你个残渣余孽，我抽了你的舌头！

秃子金的巴掌要扇过来，长宽把狗尿苔拉过来按在自己身边。长宽吃了一锅烟，弹出来的烟灰在鞋壳里保留着火蛋，又装上一锅烟，拿起鞋对火时，火蛋却灭了，他说：狗尿苔，寻火去！

村里人一向都是要支派狗尿苔跑小脚路的，狗尿苔也一向习惯了受人支派。他乐意这样，这样了大家才会说他比牛铃勤快。狗尿苔知道长宽让他去寻火是有意要把他支开，免得挨了秃子金的打。但今天是秃子金成心欺负他，他就看着山门下的行运，行运嘴里噙着烟锅。

行运和护院他老婆在山门下又吵，灶火说，吵臊呀，寻支书去断么！但护院他老婆却在说：你敢赌咒不？行运说：我咋不敢？！护院他老婆就扑沓跪在了山门下，说：太阳光光的，我要是收了那一元八角钱，让五雷击我，击我个火柴头子，不得好死！说完了拿眼睛看行运。行运也在山门下跪了，说：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要是没还钱，我上山割草滚坡死，死个肉蛋子！说完，两人平静起身，各自分开走掉。

行运噙着烟锅过来了，白玉石的烟锅嘴儿往下滴口水，狗尿苔就站起来迎上去，说：行运叔，你咋和她赌咒哩？

行运看了狗尿苔一眼，没理睬。

狗尿苔说：她说让雷击她，雷真的能击她？

行运说：这有你说的啥？

狗尿苔落个烧脸红，他不再向行运讨火了，又不愿意让田芽、灶火他们瞧着他受了呛，他说：让水皮去！

水皮正经过巷子，拿着一本书，一边走一边看，脚就要踏上一疙瘩狗屎了，田芽叫了一声：看脚底下！水皮猛地受惊，脚没收住，果真踏上了狗屎。杜仲树下一片哄笑，水皮受窘要跑开了，却发现了狗尿苔也在其中，就站住，开始叫：来，狗尿苔，来！

狗尿苔说：你寻火去，长宽叔让你去寻火！

水皮似乎全不听见，只是说：我教你字，你会写你名字了吗？

水皮上过小学，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爱显派着要教狗尿苔写字。

狗尿苔说：我会。

水皮说：你会？还会啥，会反义词？

狗尿苔不知道啥是反义词。

水皮说：我说一个词，你能对出相反的意思吗？

狗尿苔说：能。

水皮说：吃饭——

狗尿苔说：不吃饭。

水皮说：革命——

狗尿苔说：不革命。

水皮说：去去去！

水皮一脸的鄙夷，不教狗尿苔了，又从巷子里走过。水皮为什么不教狗尿苔了？狗尿苔不明白，杜仲树下的人也都不明白。这时候，一只鸟从头顶上飞过，它屙下一粒粪，偏不偏落在狗尿苔的头上。最早发现这只鸟飞来的是跟后家的狗，这条没尾巴的狗，晚上常装成狼的样子蹲在村外田埂上吓人。它从窑场一路跑下来，经过山门时跳起来大声喊。灶火往天上一看，说：吓，叼了条鱼！狗尿苔也往天上看，立即认为这是住在窑神庙院里的那棵柏树上的鸟，白尾巴红嘴，嘴里叼着一条红鱼。白尾巴红嘴鸟不呆在柏树上，肯定是善人又出去给谁说病了，大家就都捡了石子往空中掷，秃子金还脱了鞋扔上去，全没有打中。秃子金说：今冬州河里的红鱼少得多了。他的话没人接，落在地上就没了。

水皮的经过和天上的鸟岔开了一场口舌，秃子金也坐下来挠他的秃头，但是，一切归于没事了，大家又彻底地无聊，拿眼睛朝州河那边看。州河上起着雾，镇河塔和塔下的小木屋已经在雾里虚得不完整，河面也不完整，隔一段了是水，水好像不流动，铺着玻璃片子，隔一段什么都没有了，空蒙蒙一片白。河边的公路上开过着一辆车，一群狗撵着车咬。狗尿苔又闻到了那种气味。

## 2

在院子里，在巷道，以及窑场，泉边，树丛，甚或在人和狗的身上，狗尿苔会突然地闻到那种气味，一说出来，所有人总是不能相信。这碎馐，你还有什么谎要说呢？他们拿指头在他的额颊上弹泡儿，唧唧唧，像要敲烂一个葫芦瓢。就连得称，多蔫的一个人，在队部的桌子上记工分的时候，听见狗尿苔在问欢喜：欢喜爷，你闻到啥了吗？欢喜在给牛拌料，一脸的疑惑，得称就把狗尿苔叫来，说：你又闻到什么气味啦？狗尿苔说：闻到啦。得称把手放在自己的屁股下，努一个屁，又极快地把手捂在狗尿苔的鼻子上，说：你闻闻这是啥气味？！

狗尿苔觉得很委屈，因为他真的能闻到那种气味。而且令他也吃惊的是，他经过麻子黑的门口时闻到了那种气味，不久麻子黑的娘就死了，在河堤的芦苇园里闻到了

那种气味，五天后州河里发了大水。还有，在土根家后院闻到了一次，土根家的一只鸡让黄鼠狼叼了，在面鱼儿的身上闻到了一次，面鱼儿的两个儿子开石和锁子红脖子涨脸打了一架。牛铃把这些事给人散布，牛铃相信着狗尿苔的奇怪，却缠着狗尿苔说：你闻闻，你闻闻哪儿有藏粮的老鼠洞？牛铃去年曾在村南口的土埂上发现过一个老鼠洞，扒开来里边竟藏着半升包谷，后来到处去土埂上挖，却再没挖到过。狗尿苔说：这我闻不来，我能闻出来我也不告诉你。牛铃说：哼，那我也不给你吃柿饼。牛铃的口袋里装着两块柿饼，原本有一块要给狗尿苔的，现在不给了。狗尿苔就去夺，两人在巷道里疯了一般，竟然一个满怀，把从巷口出来的支书撞坐在地上，袖筒里的旱烟袋都摔了出来。牛铃赶紧叫爷，狗尿苔也说：爷，支书爷，我不是故意的。

支书却笑了，说：知道你也不敢故意的，把你的鼻子撞疼了？

狗尿苔的鼻子撞在了支书裤带上的那串钥匙上，红得像抹了辣子水。

牛铃说：哎呀，这下狗尿苔闻不出气味了！

支书说：啥气味不气味的，不准胡说。

牛铃说：狗尿苔真的能闻到一种气味哩，他一闻到了，村里就出些怪事。

支书一下子严肃起来，他说：狗尿苔，你出身不好，你别散布谣言啊，乖乖的，别给我惹事！

狗尿苔再不敢对人说他闻到了那种气味，但他还是时不时闻到了，就去给树说，他觉得树牢靠，树长在什么地方了就永远长在那儿，不像云，总跟着风跑。他说：这是咋回事？树哗哗地摇叶子，像鬼拍手。他也问到猪，他喜欢猪胜过了喜欢鸡和狗，猪大多时候是沉默的，慢悠悠地走。但猪听了他的问话，猪仍是一声不吭，额头上挽起的皱纹像一堆绳索。狗尿苔只能悄悄地给婆说，婆就害怕了，她再一次检查着狗尿苔的鼻子，鼻子好好的呀，牛铃一天到黑鼻孔里都流着鼻涕，而狗尿苔的鼻孔里干干净净，这到底是怎样个鼻子啊！她说：是天冷的缘故吧，冬季一过或许就好了。婆是这么说着，但婆也就从那时起，剪了纸花儿不再往窗子上贴，也不再往摆在柜盖上的米面罐儿上贴，而剪了更多的纸花儿要压在狗尿苔的枕头下，装在狗尿苔怀里的兜兜里。她觉得那些花木开得艳了，那是花木显魂，人聪明精干了那是人精，就是那些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猪狗牛猫，它们也都是有神附体的，她便剪下这些东西的形来，嘴里念念叨叨，要它们来保护自己的孙子。

狗尿苔依然还是不经意间就闻到了那种气味，他不能说，全憋在肚里，人就瓷了许多。村里人看见他动不动就站在那里发呆了，或是在长长的巷道里，某一个墙头后，他胆胆怯怯地窥视着什么，见有人来，又缩头走开了。狗尿苔走开还是不走开，其实没有人在乎，这就像巷道里走着一只猫，或者是风刮着来了树叶和柴草。只是碰上霸槽了，霸槽就揪他的招风耳，说：咋不欢实了？

狗尿苔让霸槽揪他的耳朵，揪着不疼，他说：我出身不好。

霸槽说：出身不好你还不欢实？欢实了给大家跑个小脚路……

狗尿苔说：我一直跑小脚路的。

霸槽说：要跑。最近又闻到那种气味吗？

狗尿苔说：这十几天没有。

霸槽说：没有，古炉村快把人憋死啦，怎么就没了气味？

狗尿苔说：真的没有。

霸槽似乎很失望，伸手把墙角的一个蜘蛛网扯破了，那个网上坐着一只蜘蛛，蜘蛛背上的图案像个鬼脸，刚才狗尿苔还在琢磨，从来都没见过这种蜘蛛呀，霸槽就把蜘蛛的一条长腿拔下来，又把另一条长腿也拔下来，蜘蛛在发出吱吱的响声。狗尿苔便不忍心看了，他身子往上跳了一下。

霸槽是古炉村最俊朗的男人，高个子，宽肩膀，干净的脸上眼明齿白，但狗尿苔不愿意霸槽这么拔蜘蛛的腿。他跳了一下，想去把霸槽额头上的一撮头发拨开去，这样可以阻止他拔蜘蛛腿，可霸槽的个子高，他跳了一下也没有拨到那撮头发。

霸槽说：你干啥哩？

狗尿苔说：你头发把眼睛挡住了。

霸槽把蜘蛛放开了，理好了头发，却久久地看着狗尿苔，说：你告诉我，怎么你就能闻到那种气味，闻到那种气味了你有啥感觉？

狗尿苔说：我感觉我大就来了。

霸槽说：你大？你知道你大？！

狗尿苔说：不知道。

霸槽说：我也不知道。听说蚕婆去镇上赶集，赶集回来就抱回了你，是别人在镇上把你送给了蚕婆的还是蚕婆在回来的路上捡到的，我不知道。

就是霸槽说了这一段话，狗尿苔更加喜欢了霸槽，霸槽还关心他，因为村子里的人从来没给他说过这种话，连婆也说他是从河里用笊篱捞的，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只有霸槽说出他是婆抱来的。

狗尿苔常常要想到爷爷，在批斗婆的会上，他们说爷爷在台湾，是国民党军官，但台湾在哪儿，国民党军官又是什么，他无法想象出爷爷长的模样。他也想到父母，父母应该谁呢，州河上下，他去过洛镇，也去过下河湾村和东川村，洛镇上的人和下河湾村东川村的人差不多的，那自己的父母会是哪种人呢？狗尿苔偶然有过一个想法，自己的父亲千万不要像守灯那样，守灯出身不好，长得又高又瘦，他不喜欢，他希望如果像霸槽那样就好了，至于母亲呢，像着谁好呢，不要像面鱼儿老婆那样啰嗦，也不要像秃子金媳妇那样说话占地方，天布的媳妇性子好，但是烂眼子，应该是像戴花，他觉得戴花长得细皮嫩肉，又总是笑呵呵的。

狗尿苔从此爱去找霸槽，但霸槽的脾气他摸不透，有时见了，揪着他的耳朵夸